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B96/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7.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五二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緯三百三十卷(二)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自刻本

.....一

史緯三百三十卷(二)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

三十三年自刻本

史緯卷二十三

漢書十一

列傳

袁盎袁盎字盎，梁人也。盎少時，嘗與趙主謀反。盎曰：『梁王欲殺盎，盎必死。』

袁盎，楚人也。孝文即位，盎兄轅任盎為郎中。轅侯為丞相，朝

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

上曰：『社稷臣。』盎曰：『轅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

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劉氏不絕如帶。轅侯為太

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適會其

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

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轅侯望盎曰：

『吾與汝兄善，今兄延毀我。』盎不謝，及轅侯就國人告以為反，

徵繫請室。諸公莫敢為言，唯盎明。轅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

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

益兄子種謂盎曰：『君東邸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

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

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于是

上笑下趙談泣下車。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

常同坐。及坐，郎署長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

坐，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

溫太典用
此法

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為龍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徙為吳相。種謂益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益因種之計。吳王厚遇益。益素不好釵錯。錯所居坐。益去。益所居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卽位。釵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益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錯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誅治。益人有告益。益恐。夜見寶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寶嬰入言上。乃召益。益具言吳所以反。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錯已誅。益以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肖。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益。初益為吳相時。有從史盜私益侍兒。益知之。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乃以去。益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益使吳。從史適為守益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買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益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益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益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余。司馬曰。君

史籍

卷之二十三

三

弟去。臣亦且亡。辟吾親。乃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司馬與分背。益解飾旋懷之。屐步行七十里。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益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闕難走狗。洛陽劇孟嘗遇益。益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益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益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在公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益。益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益進諫。梁王以此怨益。使人刺益。刺者至闕中。問諸公。稱之不審口。乃見益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益心不樂。家多怪。乃之桔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果避刺殺。益安陵郭門外。

史籍

卷之二十三

三

釵錯

釵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張恢生。所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陷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齊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趙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還博士。因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

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守前上奔鋒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禦之，錯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數入隴西，攻城屠邑，敗畧畜產，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

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卒不習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宗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矢矢同，中不能入，與以鐵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強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關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僥倖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已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

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將。令明將能知其民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嘗云。猛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于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

史籍

卷之二十三

六

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水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羣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邊。輸者餓于道。秦民兄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將圻賈人。後以書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皆有市籍者。後又聞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兩以富家室。故能使其

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邊縣幾至。則

史籍

卷之二十三

七

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還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藹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厚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

有保獲之
也

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而能止其
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
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
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宜
邊。使遠方。公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以保虜之患。利
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
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省
省。輸將之費。益寡。其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
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弗侵刻。使先至者安
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

史記

卷之二十三

八

是實俱本
管子

項山頂之
外諸地也

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
見。則足以相識。雖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
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
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
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干
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以議。唯陛下
財。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上策問之時。賈誼已死。對策
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由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
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時
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
史。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
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東。門東出不便。
錯乃穿門南出。擊廟垣。丞相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聞
之。即請問。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擊廟垣。為門請下
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東中垣。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
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誅問。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
遷為御史大夫。諸侯之罪。過制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
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賈誼爭之。由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
三十章。諸侯譴謫。錯父聞之。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
為政。川事。使制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何為也。錯曰。固也。

史記

卷之二十三

九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龍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連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方與錯調兵食會費要言袁盎召人見上問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金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盎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勝皆以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幸問盎對曰吳楚相違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黷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其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新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然其言久曰吾不受一人謝天下乃拜盎為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廷尉敞劾奏錯曰吳王反逆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儻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下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臣臣子視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史記卷之二十三

十

不問其平
如此甚淺
承案法也

何不新在

余亦一
手也

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名錯給戟行市錯衣朝衣折東市錯已死問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還上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趙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指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趙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盡計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讐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多奇計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

張釋之

史記卷之二十三

十

張釋之字季南陽人與兄仲同居以貴為尉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出所知名釋之曰久官賦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從釋之補請者舞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甲之毋甚高論今可行也於是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為右丞從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衛大夫從旁代尉對上所謂禽獸簿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御應以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無賴詔釋之拜衛大夫為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敖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

上林尉不
能對奇夫
代對奇夫
平而自以
其對奇夫
其對奇夫

史緯

卷之二十三

主

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會不能出口豈效此奇夫
喋喋利口提給哉且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
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于二世天下
土崩今陛下以爵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
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于景響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
曰善乃止不拜爵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
其以實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
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勅不下公門
不敬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
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原長
史緯

史緯

卷之二十三

主

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
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
重民安所錯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人有臺高廟座
前玉項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臺宗廟服御物者爲秦當臺
市上大怒曰入公道乃益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
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
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臺宗廟器而族之有
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
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中尉條侯周亞夫見釋之持
議平乃結爲親友由此天下稱張廷尉文帝崩景帝立釋之
恐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
也嘗召入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曰吾曩解顧釋之爲我結
鞶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必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
吾故耶使結鞶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
事景帝歲餘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擊字
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

馮唐趙人也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
幸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告文帝曰吾是

以除惡

言其母所

史緯

卷之二十三

代時尚食監高社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
吾每飯意本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
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善李
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
人良說面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
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
良久召唐諫曰公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
諱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乃
卒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古
王者之遺將也跪而推轂曰關以內寡人制之關以外將軍

唐虞頌
與田叔同
孟舒時
二良守

史緯

卷之二十三

五

應文吏以法繩之其實不行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
太明實太輕罰太重今雲中守向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
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
雲中守而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十年景帝
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
為官乃以子遂為郎遂字工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

汲黯
汲黯字長孺潁陽人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
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
粵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燒千餘
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
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
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
釋之遷為梁陽令黯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乃召為中大
大夫以數劾黯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
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肯小黠多病臥
間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黯為人
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不能
忍見然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

蘇傳伯袁蓋之爲人也。上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怨也。」黯多病，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以論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貴，而不爲也。」上曰：「然古有社稷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吏定律令，爲廷尉，黯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奇細，黯憤發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常言與胡和親，毋起兵。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弘，而黯常毀儒者，面稱弘等弘爲丞相，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雖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草臣下，大將軍君不可以不拜黯。」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

無學，字
中汲黯
之病

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說丞相弘等如發冢振落耳。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史，及弘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湯御史大夫，故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福心不能無少。黯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然然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買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公罪獨斬，民力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然，及渾邪王至，貫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常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臣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從軍死事者家屬，所由獲因與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所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騶子，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根者也。且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闕出財物於邊關乎？」上曰：「吾久不開汲黯之言，今又復安發矣。」後黯坐小法免官，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楚地尤甚，上以淮陽楚地之郊召黯，拜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召見黯，黯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

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闕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君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令嚴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鄭當時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于阨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

史籍

卷之二十三

九

賓客夜以繼日其慕長者如恐不稱自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即位遷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無貴賤必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業印奉賜以給增公然其饒遺人不遇其器食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承史誠實其言也常引以為賢于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是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辭糧請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當時任人賓客僦人多適負以此陷罪賸為庶人復為

當時對客中庭而著其落故史達有風直之

汝南太守數歲卒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潔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無餘財先是下邳程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程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黯亦云悲夫

賈山

賈山潁川人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其辭曰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為論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餘殿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美至於此使其後世

史籍

卷之二十三

九

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塋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銅錮其內泰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禮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而託葬焉秦以龍騰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直切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饒者雖有善

種不能生焉。江阜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遠之所學，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無不靡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遠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行，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弗聞，則社稷危矣。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

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以士也，然而文王獨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臣下莫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故功德立于後世，而本國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奮起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所祈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亦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刑罰輕于它時，而犯法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

良也其言多激切，帝指事意，其後復禁錮錢云。

鄒陽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士，陽與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吳王以太子事怨，病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趙、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吳王不內，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介於羊勝、公孫敖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說見禽，恐死而負衆，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嘗以為然，徒虛

史記

卷之二十三

主

語曰：昔則刺蘇、燕月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上，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議，為世所疑。是使刺刺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執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明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其子陽狂接輿，遭世惡道，此忠也。願入王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王初哀之。聰明使臣為其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

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圭戰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駭觀，向主顧

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噴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鉉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

史記

卷之二十三

主

核上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道路，繆公委之以政，專威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官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明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大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滅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業，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蘇秦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齊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

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
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人厭也夫晉文
親其終始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
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大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
兵燹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伯中國遂誅
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
園今人上誠能去駘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隨
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變於士則桀之大可使吠堯而
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
荆洪七族要離嬌妾子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以間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
也故無因而至前雖隨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
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
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
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
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
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閭閻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
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荊軻之說而七
百爲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

殺周用烏集而公何則以其能越桎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
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席之制使
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而不留富貴之
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
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翟回车今欲使天下
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膺於位執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
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
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勝
施使王求爲漢嗣王又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使
梁國士衆築作前道朝太后袁盎等建以爲不可天子不許
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
王始與勝施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讓枚先生嚴夫子皆
不敢諫及梁事敗勝施死孝王恐誅乃思陽言漆辭謝之齋
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
餘多奇計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漆怒
歡施必行之誅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
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
應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屢脫死
如毫釐故事所以難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
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

遇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適為謀。還過王先生，王先生曰：「吾先口欲獻愚計，以為衆不可益，竊自薄陋，不敢道也。子行往見王長君，必能為子謀矣。」鄒陽發寤，寤于心，曰：「敬諾。」辭去，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請間曰：「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慙竊不自料，願有得於長君耳。」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繫卵，竊為足下憂之。」長君瞿然曰：「為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為上言之，得毋竟棄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

史緯

卷之二十三

美

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庠，夫仁人之於兄弟，無滅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不治。

枚乘

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

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山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卵，難於上天，愛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奇，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絕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

史緯

卷之二十三

老

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御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浴，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鴈生有基，鴈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木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劑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葉，足可搯而絕，手可握而